

區辨差異與相同， 探尋連結的可能

評《咬人貓》讀劇演出

文 | 李嘉瑾 影評人 圖 | 國立臺灣文學館

藉由身體和語言的藝術演出，《咬人貓》帶給劇評家一道思想的課題，臺灣文學金典獎作品讀劇，鼓舞劇場活動，同時提供戲劇詮釋的機會。

如果動物之真正價值不在「適合食用」而在「適於思考」，筆者在《咬人貓》一劇中看見的，是劇作家如何透過食用的變形與暴力，引領觀眾進入「人」與「非人」等意義，與其中關係如何轉變的討論中。經歷阮劇團葉志偉所導的《咬人貓》洗禮後，筆者跌入記憶中的那堂「人與動物關係史」課程。

「我們正在擦亮一面動物的鏡子來尋找自我。」

這是文化研究者哈拉蕙（Donna Haraway）曾說過的一語，在動物無法自主發表言論，或作為人類的我們終究只能試圖逼近，想像動物的所思所感，這樣的困境下，課程老師以此話點破為什麼動物與人類關係史仍舊有其研究價值。而今，《咬人貓》一劇除了人與動物、自然的關係，也創造人與死神、與山鬼、與自身幻覺，甚至是與「精神病患」互動虛幻場景，從每個角色兒時與動物的連結出發，如何由難分你我的混沌狀態，硬是因為社會化、教化或規訓等成長過程，而拔除原先的緊密連結，過程中是因為撕裂被掏空，所以選擇遺忘痛楚呢？又或獲得如何在人類社會行駛與運作權力的技術，而因此能夠穩定自身存在的價值呢？為什麼我們需要拔除與自然的連結呢？拔除，然後呢？

病，如何產生？

在如此龐大複雜的命題，不僅是動物倫理，更可以拉到人類身陷區分彼此的運作機制中，劇作家卻以親近簡單的懸疑殺貓案為主線。角色亞因不斷從浪貓中途中心領養貓隻給女友于放飼養，卻反覆遭其殺害，此循環



讀劇片段，阮劇團。

帶出了精神病患與照顧者的矛盾與煎熬。照顧者的亞因望著過去健康的于放，產生了對情侶關係的匱乏，不願接受精神疾病作為她的一部分，而誤以為只要讓于放有貓陪伴，她便可以康復，但卻反倒落入替女友收拾貓屍的輪迴中，亞因無法理解造成于放精神疾病的創傷是如此巨大而深層，這並非換隻貓飼養即可解決、換來康復的。

患者于放在一次次與動物建立關係中迷失了，在與外婆一同傷害原先親近的狗群中解離了。她認知到，作為人類，與動物的差異足以傷害殺死牠們，而緊密關係只會讓牠們更加靠近死亡，意識到此事，她封殺內心深處認為人與動物純然情愛的交流可能，動物對她而言帶有工具性，而工具性是世界恆常的道理，因此未意識到此事，或對殺害動物感到質疑的人類，于放棄如敝屣，然而諷刺的是，其中又包含再次愛上貓咪 Kurochan 的她自己。面對動物天性上親近而毫無保留的陪伴，于放的內心產生了動搖，如同再次相信童年時曾與狗群親密親愛的可能。

也因此，當殺貓懸案走至結尾，揭露于放目睹 Kurochan 遭車輾斃，因而分離出陪伴她的幻覺 V，反覆殺掉 V 如同殺掉自己。於此，可見劇作家批判「分類」造成的殘暴，先是人面對動物劃出彼此差異，在差異中建立物種規範與界線，跨越界線付出情感的人違反規範而受到制裁，試圖進入界線內的被劃分為低階的物種更是以非人方式遭殘忍對待驅離，付出的情感遭受到制度質疑，制度引發其對自身情感的自我審查。甚至，是對自己不符合人類標準的審查，於是于放產生了想讓健康的亞因離開非人自己的想法，殺貓也成為某種宣告關係破局的威嚇，但其實追究情感來源，仍是源自于放對亞因同樣毫無保留的愛。

物件的同與不同——象徵物件的再詮釋

《咬人貓》本身要討論的問題複雜而龐大，其在寫實故事線卻相當清晰，觀眾只要處於接收資訊的位置便可以理解故事脈絡，那劇作家究竟是做了什麼，讓筆者可以反覆回溯故事場景的畫面，思考角色彼此的參照呢？是其大量運用畫面、物件與台詞相互詮釋的過程，讓觀眾在已知的線索中，又再次被投放類似的訊息，進而開始對過分巧合產生質疑而尋求相互詮釋的可能。

劇作家頭尾以不知名「少年」為主角，以他的死亡作為開頭，在吞食大量水煮蛋後溢血而死，並由實驗室工作人員拖出，又以他的重生為結尾，蛻去白色束縛衣後，終於說了劇中唯一完整且大量的獨白。對照的是于放殺害多數貓隻，最終與死神交易，離開人世肉體的過程。之於少年，他最終重生，卻又好似進入人類語言的世界，之於于放，她被死神審判換來愛貓的幻覺，卻好似解脫了。

場景與台詞相互詮釋的例子也發生在其他場次。第一場的于放在黃昏照映鐵窗，產生金色方格光輝的房內，稱貓咪拍動翅膀飛出窗外，對照的是死神手裡拿著捕捉靈魂的金色鳥籠，以及于放自稱殺害貓隻的原因在於，望著窗外的牠們好似被這棟建築所囚禁，更呼應了劇本不斷提及的人造物對於人與外界的隔絕。又或，于放與死神交易過程的台詞提到神愛世人、神於生命逝去時接走他，使之解脫，但表演者具體確實的交易過程，讓信徒禱告，奇蹟神奇發生帶有某些諷刺，甚至奇蹟更以燃燒三個氣球來表示三種階段，連結到賣火柴小女孩悲歌的縮影。



導演與劇作的同與不同——讀劇形式下，相互指涉的玩味所在

原先就已充滿各式象徵意涵的劇本，以讀劇形式呈現，「劇本」這樣一個物件存在於舞台變得合理，觀眾和演出之間達成了某種忽視此物件的潛協議，所以當「劇本」忽略的潛協議又因為導演趣味的指涉而有了其他意涵，譬如當亞因前往繩紋時，劇本作為道具，寫著大大的「繩紋」二字，便讓筆者有了「讀劇本身能否作為一種演出形式」的提問，而非如今劇場圈較常認知的，「尚未成熟」或是「迫於經濟考量」下二等的表演策略。

特別想提的是，當角色亞因進入山林尋找掛著貓屍的魔樹時，導演安排表演者對著觀眾席照射手電筒，沿著走道進入觀眾席探索，並且讓原先出現在劇本中的「有東西在

「草叢竄動」一詞有了更多想像。筆者連結到許多恐怖片中，當事者不過是因為屬於不同界，處在平行時空，而無法眼見彼此「盡在眼前」的設定，觀眾成了山林中的靈體，如日常所稱的「好兄弟」，也因為身處暗處，連結幽暗陰森的意象，彼此又無法直接涉入各自的生活，只是靜靜地望著，格外幽默風趣，而當觀眾投射觀看的意念到舞台時，「有東西在草叢竄動」又會給予筆者錯覺，如同這世界的意念因為足夠強大，而引發了平行時空的某些效應。



此外，《咬人貓》劇作中的「少年」在這次讀劇演出中以「機器人」呈現，讓劇作討論的「非人」意涵更加豐富。機器人外貌矮小，面板畫面上有著一雙卡通式可愛的眼睛，外表則似迪士尼動畫英雄人物「杯麵」，圓潤純白兼具療癒感，帶有電子音的話語斷斷續續，如同初踏語言世界的嬰孩，在世人常見的談話語氣中，凸顯精神疾病患者對世事不同於常人所感的冷靜，其中張力在於漠然冷酷與嬰孩的純真同存於這位「少年」，致使尾聲的大獨白顯得心痛而深刻。

而關於於放血腥對待自身產生的幻覺 V 的手段，如以筷子插入眼窩翻攪並下嚥等，導演則運用了真實的水煮蛋，舞台上呈現於放將水煮蛋放入各式廚具烹煮的過程，水煮蛋的意象又正好對上了少年序場吞食水煮蛋而死的意象，其意象持續延伸到導演用來作為逝去靈體的白色汽球。白色氣球裝著發亮的彈珠漂浮在舞台高處，或被于放作為許願用途而刺破殺害的靈體，最後以尾聲少年獨白中提及「蛋」的各種可能，讓整齣劇白色圓體都有更豐富的詮釋。

相互指涉的路徑是，先意識到不同，才又因為認知到相同處，而產生彼此互為解釋的可能。劇作家運用台詞與場景物件的相似，或角色之間權力關係的相互參照。導演則在詮釋可能上擴展劇本與感官，讓其互為補充文本，觀眾也成為劇作再詮釋的元素。觀眾在觀賞過程中憑藉相同與差異去把握意義，筆者更進一步地想詢問，在差異與相同的認知途徑中，我們是否有第三條路可以去拓展與戲劇的連結？我們不斷尋找連結的原因是什麼？我們劃出相同，尋求連結的原因是什麼？